

中華秘史

珍藏版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两晋秘史

【明】杨金增 著



第二〇六回 赵立世子为太子

却说赵王虎大集群臣于中殿，议立太子，太尉张举曰：“燕公斌有武略，彭城公遵有文德，惟陛下所择者也。”初，虎之拔上邽也，将军张豺获前赵王刘曜之女，有殊色，纳于虎，虎娶之，生齐公世。桃豹乃说虎曰：“陛下再立太子，其母甚贱，故祸乱相寻。今宜择其母贵子孝者而立之。”虎纳其言，令公卿上疏请之。大司农曾真不肯署名，虎问其故，真顿首曰：“天下重器，不宜立少，故不署。”虎称其忠，而不能用，遂立世为太子，以刘昭仪为皇后。

十二月，晋后以蔡谟为司徒，谟上疏固辞，谓所亲曰：“我若为司徒，将为后世所哂，义不敢拜也！”

第二〇七回 弋仲司兵讨梁犊

己酉五年，赵王虎自称皇帝。虎既即大位，遂大赦境内，故东宫高力等万余人谪戍梁州，行达雍城，不在赦例。高力督梁犊率众作乱，攻打下辩城，掠民财。梁犊出战，执斧，施一丈柯，攻战若神，所向崩溃，无人敢拒。因长驱而东，北至长安，众已十万。乐平张苞领众五万拒之，一战而败，犊遂引众杀入洛阳。赵王虎即遣李农率步骑十万来讨之，与犊交战，未及数合，犊持长斧横扫中阵，杀人如同摧枯拉朽，斩将似若切葱，人迎人死，马迎马亡，杀得农兵十伤其七，大败而逃。李农既败逃回，虎惊大惧，即以其子燕王斌为大都督，统姚弋仲、苻洪、石闵等，率大兵二十万去讨之。

时姚弋仲闻虎有命讨犊，率本镇兵八千余人来至邺，求见赵王虎，虎未出见，使宦官引内赐食。弋仲怒曰：“主上召我击贼，当面授方略，我岂为食来耶？且主上不见我，我何以知其存亡？”虎忙力疾见之。弋仲问虎曰：“儿死愁耶，何为而病？儿幼时不择善人教之，使至于为逆，既诛之，又何愁焉？且汝久病，而立幼儿，汝若不愈，天下大乱！当先忧此，勿忧贼也！彼等穷困思归，相聚为盗，何能所制！老羌为汝一举了之。”弋仲性鲠直，人无贵贱皆敬之。虎虽被其面抑，亦不之罪，反赐铠、马与之。弋仲曰：“汝看老羌，堪破贼否？”言讫，乃披铠跨马于殿中，因策马南驰，不辞径去。遂与斌、洪、闵等，领众至茌平。

次日，弋仲手持铁鞭，亲出前锋，与梁犊交战，不二合，斩犊于马下。杀入犊阵，斩以万计，贼众大溃，被苻洪大驱众军一

掩，众贼各亡散讫。于是梁州安宁，虎闻之，遣使命弋仲履剑上殿，入朝不趋，封平西郡公。以荷洪为雍州刺史，封略阳郡公。

第二〇八回 图澄葬石归天竺

却说赵王虎倾心事佛及重佛图澄，百姓因困，故多奉佛，相竞出家，真伪混淆，多生过愆。时著作郎王度奏曰：“佛乃是外国之神，非中华所应奉祀，请除革禁。”季龙弗听。当佛图澄知石氏将灭，乃自启茔墓于邺西紫陌，因焚香静坐，唤弟子法祚至而谓曰：“石氏当灭，吾及其未乱，先从化矣。吾死之后，可将我棺葬于我所建墓所。”言讫而卒。法祚举哀吊孝，收澄入棺，殡葬于邺西紫陌茔墓。于六十日满变服，奏赵王季龙，季龙心甚烦恼。忽有沙门从雍州人，闻赵王奉佛好施，因而求见赵王石虎。石虎不悦，而谓曰：“朕自图澄升天之后，不胜悲怆，欲求再会，不得一见，正此思忆，你可暂退，改日设素请你。”沙门曰：“我从雍州来，见佛图澄西入关去，何故言死？”赵王石虎大惊，即令僧人且退，使人去邺西紫陌，掘开茔墓视之，惟有一石而无棺尸。使人以其事回奏赵王石虎，虎心甚恶之。虎曰：“石者，朕也，借石喻我，我将死矣！”果然疾重。

四月，虎疾甚，以子彭城王石遵镇关右，以燕王石斌为丞相，张豺为镇卫大将军，并受遗诏辅政。刘太后恐斌为相，不利于太子，矫诏免斌归第。石遵在幽州闻诏命镇关右，即归邺，欲入宫省疾。刘后诈敕命朝堂受拜遗诏遣之，遵涕泣而去。虎扶病出西关，龙腾中郎三百余人，列拜于前曰：“圣体不安，宜令燕王入宿卫，典兵马。”虎曰：“燕王不在内耶，可召来！”然虎不知刘后已废丞相斌了，故命人去召，而左右皆刘后之用人，当左右对曰：“燕王病酒，不能入。”虎曰：“汝等速驰辇迎之，当付

玺绶。”亦竟无行者。虎再四命人去召斌，左右只得行，先报于刘后。刘后命张豺矫虎诏，在内待斌入杀之。于是张豺从刘后之计，入内至昏，使左右入召斌来，豺矫称虎诏，诬斌之罪，执而杀之。斌遇害，虎亦卒。张豺急扶太子石世即位，刘后临朝称制。

时石遵已到河内，闻父石虎已丧，石世即位，及杀石斌之事，朝夕痛泣。会姚弋仲、蒲洪及征虏将军石闵等讨灭梁犊，还遇石遵于李城，因相见共说其事，石闵等曰：“殿下长而且贤先帝亦有意以为嗣，末年悞惑，为豺所误。今若明豺之罪，鼓行而讨之，其谁不开门倒戈，以迎殿下者？”遵从之，曰：“汝能努力，事成以汝为太子，以承大统。”闵诺，遂与姚弋仲率众还邺，称暴张豺之罪，率众将欲攻城，城中之耆旧、将士，皆开门出而迎之。豺亦惶怖出迎，遵命执之，擐甲耀兵，入升前殿，蹶踊尽哀，斩豺于市，夷其三族。计假刘后令，以遵嗣位，封世为譙王，以刘后为太妃，寻皆杀之。

遵既即大位，以石闵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于是邺中暴风拔树，震雷雹雨，大如盂升，太武、晖华等殿皆为雹打折破而毁，灾及诸门，观阁荡然无余，金石皆尽。

时沛王石冲镇蓟州，闻石遵杀刘后，太子而自立，乃起兵讨遵。遵即使石闵等讨之。于是闵等率兵十万，去讨石冲。两军会战于蓟县之西五十里，及交锋，冲之士卒，皆不敢前进。被闵追入阵，获冲杀之，又得士卒三万余人，领众回都。次日，人见遵曰：“冲反吾，已获而杀之。而蒲洪，人杰也，今镇关中，恐秦、雍之地，非复国家所有，宜改图之！”遵从之，罢洪都督。洪大怒，悉领家眷私归枋头，遣人人建康降晋，朝议许之。

第二〇九回 晋燕率师伐赵国

却说慕容霸上书于燕王隼曰：“石虎穷凶极暴，天之所弃，余烬仅存，自相鱼肉。今中国倒悬，企望仁恤，若大军一振，势必投戈弃甲而走。”隼曰：“卿言至当。吾国不幸，今遭大丧，恐于军不利，莫若渐待来春，会晋大举。”霸曰：“难得而易失者，年也。万一石氏复兴，或有英豪据其成资，岂惟失此大利，亦恐更为后患矣！”隼犹豫未决，将军封弈、慕容恪曰：“用兵之道，敌强用智，敌弱则用势。今中国之民，困于石氏之乱，人咸思易主，以救汤火之灾，此千载一时，不可失也！自武宣王以来，而招贤养民，务农训兵，正俟今日。若复顾虑，岂天意未欲使海内平定耶，将大王不欲取天下耶？”隼从之，遂以慕容恪、慕容评、阳骛为三辅将军，慕容霸为前军都督，选精兵二十五万讲武戒严，为进取之计。

七月，桓温亦闻赵乱，率众十万出屯安陆，遣诸将经营北方。赵将扬州刺史王浹，举寿春来降，朝廷纳之，使西军中郎将陈遼进据寿春。征北大将军褚裒上表请伐赵，朝廷许之。裒即日戒严，率军直至泗口。时朝议以裒事任责重，不宜深入，宜先遣偏师前进。裒又奏言：“前已遣先锋王颐之等引兵径造彭城，后又遣督护麋嶷进据下邳，今宜速发，以成声势。”

于是朝廷加裒为征讨大都督。裒率众五万，径赴彭城。北方士民降附者，日以千计。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复。惟蔡谟谓所亲曰：“胡灭滅为大庆，然恐复貽朝廷之忧！”其人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谟曰：“夫能顺天乘时，济群生于艰难者，上圣与英雄，乃能为

也，其余则莫若度德量力。观今日之事，殆非时贤所能及！必将经营分表，疲民以逞，既而才略识疏，不能副心，财殫力竭，智勇俱困，安得不忧及朝廷乎？”

却说鲁郡五百余家起兵附晋，遣人求救于袁，袁使部将王龁将锐卒五千人迎之。

时赵王遵闻晋兵侵境，使李农引兵五万来拒。兵至代陂，遇王龁兵至，两下交战，晋兵大败。王龁被害，余兵尽歿无还。袁闻王龁败歿，以众退屯广陵，栋达知袁已退，恐独力难拒，亦焚寿春积聚，弃城遁还。因此袁领诸将还镇京口，解征讨都督。

时河北大乱，赵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来归附，会袁已还，威势不振，皆不能自救，死亡略尽。

九月，张重华自称为凉王，而重华屡以钱帛赐左右，又喜博弈，颇废政事。索振谏曰：“先王劝俭，以实府库，正以仇耻未雪，志平海内故也。今旧积已虚，外难方兴，军旅之符，历年不息，恐国家不给，支用未敷；况今急而寇仇尚在，岂可轻有耗散，以与无功之人乎？汉光武躬亲万机，章奏诣阙，报不终日，故能隆中兴之业。今章奏停滞，下情不得上达，沉冤困囹圄，殆非明主之事也！”重华谢之，始俭，赐揽政改德。

却说赵乐平王石苞，谋率关右之众攻邺，而苞贪而无谋，雍州豪杰知其无成，并遣使告请晋梁州刺史司马勋，率众赴之。勋遂从其请，率兵至洛口，壁于悬钩，隔长安二百里。三辅豪杰，多杀守令以应之。赵王遵闻知，与文武议，遣王朗率精兵二万，以拒勋为名，而实讨苞。苞不备，王朗因过其地，驰入获苞，送邺而赦之。司马勋兵少，不敢援，因攻拔宛城，杀赵南阳太守而还。

第二一〇回 石鉴杀遵而自立

昔赵王遵之发李城也，谓石闵曰：“汝努力，事成获大位，以汝为太子。”既定，而立衍为太子，闵犹未免为恨。而闵素骁勇，屡立战功，既总内外兵权，乃抚循殿中将士。中书令孟准劝遵诛之，先除后患。遵见闵权重，眼前无与计者，密召义阳王石鉴等入宫，与郑太后前同商议诛闵。太后曰：“不可！石闵屡有大功，国之所赖；更兼未有过恶，若诛之，晋、燕必来干境。”遵犹豫，令鉴且退，容再计议。

石闵闻遵召鉴入宫，乃自诣宫外等候。鉴果出，闵问：“主上与君议何事？”鉴不敢瞒，以实告闵。闵大怒曰：“吾以德立汝，汝以怨报我！”即归第，使人召李农至，谓曰：“今主上无道，欲杀我与卿，吾欲废立，请卿议之！”农曰：“明公何得其语耶？”闵曰：“今日主上召义阳王入宫，议欲诛我及卿，义阳王告我。”农曰：“经目之事，犹恐未真；背后之言，岂足深信？明公息怒，容某试问之。”闵曰：“其事是实，不必去问。”农欲出，闵劫之，不与出第。于是李农只得与闵同谋，使将军苏彦、周成率甲士五千人，先入宫执赵王石遵及太子衍弑之。后李农与石闵率百官入殿，推义阳王石鉴即位。鉴既登大位，以石闵为大将军，李农为大司马，并录尚书事。时遵在位一百八十日，俄而被害。

却说流民相率西归，路由枋头经过，闻蒲洪为赵王所废，其流民入，推蒲洪为王。洪纳之，于是洪威名大振，众至十数万。赵王鉴闻知，惧其逼邺，与百官朝议以计之。于是，乃遣使以洪

为雍州牧，令其往镇。洪得鉴命，会官属议，当主簿程朴谓曰：“使君权且与赵连和，分境而治，然后图之。”洪怒曰：“吾不堪为天子耶？”引朴斩之，不受赵命。

十二月，却说褚裒伐赵不克，还至京口，每闻哭声甚多，以问左右，左右对曰：“皆代陂死者之家也。”裒惭愤发疾而卒。僚佐奏闻朝廷，褚后哀哭。尔后朝廷以荀羨代监徐、兖军事。羨时年二十八岁，中兴方伯，未有如羨之年少者也。

第二十一回 冉闵监主杀胡羯

却说赵王石鉴既即大位，其兵权尽属石闵、李农二人，而鉴坐立不安，乃密谓乐平王石苞曰：“闵、农二人，欺朕太甚，庆赏刑律，皆非朕意。卿若能率部下讨之，必以其位封汝。”苞诺而出，即点部下五百人，各持兵器，于夜攻闵府。石闵已知，使府内卫兵，坚闭不出。苞欲放火焚烧，恐延及宫殿，攻不克而还。赵王鉴惧，伪若不知者。夜欲杀闵，召将军孙伏都、刘铖等人曰：“闵、农二人，甚猖狂，朕欲讨之。故使乐平王苞去攻，卿等若怀忠义，亦宜戮力讨之。”伏都、刘铖等曰：“臣等亦结有羯士三千，欲诛闵、农久矣，未得尊旨，莫敢自行。既陛下欲诛此跋扈，吾即讨之！”鉴曰：“卿好自为之，勿虑无报也！”于是伏都等出宫，率二千人攻闵、农。

其时，石闵被石苞所攻不克而去，已知石鉴之谋，见又遣孙伏都、刘铖来攻，乃急漏夜召集诸将士卒，各披挂，俟遣用，而谓李农曰：“今石鉴遣孙伏都、石苞等攻我，只有先下手为强，奈六军大半羌胡、羯人，怎肯从吾？君有何谋，可急施之！”农曰：“大权在明公掌握，孰敢不从？可遣偏将军王简领甲士五千，先入宫守住石鉴，不与其出入，亦不许百官入朝，下令于城中曰：‘孙、刘构逆，反党伏诛，良善一无预也。今日以后，与公同心者留，不同心者任所之’，门不禁，去者任其所之，顾者别同讨灭石氏。然后尽诛羯氏，明公自取大业，有何不可？”闵曰：“将军良策，符合我心。”于是二人计议已定。吩咐王简诸将，各领计而行。计排已定，孙伏都、刘铖率羯士三千人来攻，石闵大

开府门，驱甲士一击，杀死羯士三千，不留一人。伏都、刘铕，亦被闵斩之。

孙、刘既死，王简领兵入宫，围住赵王石鉴，鉴私逃入御龙观，王简亦率众守鉴于御龙观。石闵悬食给之，乃下令于城中曰：“羯贼纵暴，戕刈百姓，今将灭之，愿同心者留，不愿者任从其行。”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，胡羯去者，填门竞出。闵、农知胡之不为己用，遂率赵人诛胡、羯，无贵贱、男女、少长，皆斩之，死者二十余万。其有屯戍四方者，闵皆命赵人为将帅诛之。其有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，又何止十余万人。

却说燕王隼闻石氏内乱，乃遣人来见凉王张重华，约会击赵，重华许之。

第二一二回 冉闵弑鉴改号魏

庚戌建元六年闰正月，冉闵欲灭去石氏之迹，托以讖文有“继赵李”，更国号曰魏，易姓李氏。时新兴王石祗镇襄国，赵之公侯将校皆出奔从祗，祗咸抚纳，约一万余人。祗始知冉闵之谋，方招集胡羯将欲讨之，恐寡不敌未能速进。赵之诸将张沈、张贺度等，拥众各数万，亦皆别屯，不附于闵。

汝阴王石琨闻闵幽其主鉴，率兵二万前来伐邺，闵即率二军出城北拒迎。两军相遇，交锋大战，不数合，琨兵大败，闵离城五十里下营。

时鉴被王简监在御龙观，闻汝阴王石琨兵至，密召张沈入观，私谓曰：“卿乃社稷之臣，先君亦曾德汝，今冉闵囚朕，必有害我之意，愁坐卿等，故未敢行。今闻汝阴王率众来讨，闵出外迎，卿若能灭邪返正，乘虚袭邺，救朕脱斯罗网，誓与卿等子孙同荣！”张沈曰：“屡有不平之鸣，欲诛此贼，恨未有便。今出城拒战未回，臣即点军，明日闭门，先剿绝其反党，后获石闵，以报陛下知遇之恩。”言讫即出，与张贺度等商议。早有随鉴宦者私告闵，石闵大惊，忙入城内与李农定计。次早，即入御龙观，将赵王石鉴杀之，又杀赵王石虎三十八孙，尽灭石氏之族。

时百官皆惊，士民骇异。当司徒申钟上尊号于闵，闵以让李农，农固辞不受。闵谓农等曰：“君既不受，吾等故晋人也，请与君分割州郡，名称牧守，共迎天子还都洛阳如何？”尚书胡睦曰：“陛下盛德应天，宜登大位。晋室衰微，远窜江表，岂能总驭英雄，混一四海乎？”闵大悦曰：“尚书可谓识机知命矣。”于

是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大魏，改元永兴元年，以李农为大将军、都督诸军事。

史说冉闵，字永曾，小字棘叔，乃石虎之养子也。父冉瞻，字弘武，魏郡内黄人。闵幼而果锐，虎抚之为子。至是杀鉴而立为魏。

却说朝廷闻中原大乱，褚后命群臣复谋进取，朝议以浩为中军将军、都督扬、豫、徐、兖、青州诸军事，遣使以蒲洪为征北大将军、都督河北诸军事，诏各道进兵。

时姚弋仲、蒲洪各有据关右之志，弋仲遣其子姚襄率众三万来攻蒲洪。洪已知其来，亦领军二万出迎，两下交兵合战，襄失地利大败，死者过半而还。洪击破姚襄，威名大振，乃自称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三秦王，始改姓苻氏，以雷弱儿、梁穆、鱼遵、段陵为将相，各执兵分讨不降。

第二一三回 燕王击赵拔蓟城

却说燕王慕容隼与慕容霸、慕容舆将兵二十万，分三道出塞以伐赵。赵守将皆走，隼遂拔蓟城。集诸将欲悉坑其士卒，慕容霸谏曰：“坑之不可。赵为暴虐，王兴师伐之，将以拯民于涂炭而抚有中州也。今方始得蓟而坑其士卒，恐不可以为王师之先声，而求大功之首务。”隼乃释之，迁徙其都于蓟城。时中州士女相继而至，隼抚纳之。次日，又催军至范阳，太守李产欲引兵为石氏拒燕，而众兵莫为其用，燕率兵入城，令长出降。隼纳之。悉置幽州郡县守宰，乃引兵还蓟。

却说魏王冉闵先以谥文改姓李氏，至是复自姓为冉氏。因以李农为太宰、录尚书事，遣使持节赦诸军，欲以为己用，诸军皆不从。

初，赵故将麻秋为苻洪所获，以为军师将军。秋说洪曰：“冉闵、石祗方相持，中原未可平也。不如先收关中，基业已固，然后东征天下。”洪然之。麻秋身虽归洪而心欲自立，乃思谋以鸩置于酒饌中，请洪赴宴饮食之，待洪死以并其众。谋排已定，令人请苻洪，洪果至，因饮酒中毒而归，将死，急呼其子苻健入卧榻前，嘱之曰：“吾今日因麻秋所请赴宴，饮酒中毒，恐必难起，吾所以未入关者，以为中州可定，今不幸为竖子所害；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，我死，汝即率众入关。”言终而卒。健大哭，收葬其父，使人收麻秋斩之，以祭父魂。健代统其众，乃去王号，称晋征北大将军官爵，遣使入建康告丧请命。

却说新兴王石抵镇襄国，赵之旧臣、公侯伯尉，因石闵灭胡

羯，皆逃奔襄国劝石祗即位。于是豹即皇帝大位，改元永宁，以姚弋仲为右丞相，待以殊礼。弋仲子襄，雄略多才，只以为骠骑大将军。又遣使以苻健为镇南大将军，祗既称帝，诸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。

却说魏王冉闵既登大位，士民未附，乃谋将李农杀之，遣使持首临江告晋曰：“逆胡乱中原，今已诛之。能共讨者，可遣军来也！”朝廷莫辨真伪，不应。

五月，却说王朝闻赵乱，乃自卒众，离长安，以赴洛阳。其司马杜洪反，即自称晋征北将军，以据长安，时西夷夏众皆应之。当苻健欲取之，未暇，乃先治宫室于枋头，课民种麦，示无西意。既而自称征西大将军、都督关中、雍州刺史。与诸将议谋，悉众而西，以鱼遵为前锋，引兵五千为浮梁以济孟津；又遣弟辅国将军苻雄率众五千，自潼关入；遣兄子苻菁领众七千，自轹关入。临别健谓菁曰：“若汝不捷，汝死河北，我死河南，不复相见。既济，汝可焚桥，吾自率大众，随苻雄而进。”言讫，菁引众相辞而去，健亦起兵而行。

却说鱼遵既为前锋，率众伐木，起造各处浮桥。苻雄以五千众打破潼关。时杜洪闻苻健率兵自潼关来，急遣张先领五千军来潼关迎战。两军会战于潼关之北，张先失地利，大败，走还长安。杜洪大惧，分兵固守长安，不敢复出。